

枪手·手枪

古 龙 著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枪 手 · 手 枪

古 龙 著

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
(银川市解放西街105号) 宁夏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11.75 字数：233千

印数：190,000—200,000册

1988年3月第1版 1990年12月第2次印刷

ISBN 7-227-00246-2/I·47 定价：2.60元

前 曲

晴朗的秋天，中秋节前七日，上午九时三十分。

艳阳高照，空气清新。

白朗宁从他的住处走出来时，觉得全身都充满了欢愉和活力。

他想，今天必将是令人非常愉快的一天。

可是他错了。

就在他看到三部黑色的林肯房车驶上这条山坡道的时候，他就知道他错了。

三部车在一种非常奇怪而优异的控制下，忽然间就象个巨大的钳子一样，把他钳住了。

白朗宁不是不害怕。

他知道中间这部车上坐的是什么人，如果知道这个人还

能够不害怕的话，那么他恐怕就不是一个人了。

可是他脸上连半点害怕的样子都没有。

前后两部车的六扇门忽然在一刹那间打开了，十个穿着同样深色西装，就象是从同一个模子里做出来的大汉，忽然间就把他包围住。

每个人的右手都象是拿破仑一样，插在左边的衣襟里。

他们的手里握着的是什么？

这一点任何人用脚指头去想，大概都应该能想得出来。能够想得出来这一点的，大概就笑不出来了。

白朗宁在笑。连眼睛里都充满了笑意，看看这十条随时都可以把他脑袋轰掉的恶汉，他居然好像看着十个无锡泥娃娃一样。

“你就是白先生？”其中一个脸带刀疤的大汉，居然用很有教养的声音问：“你就是太平山下四把枪里的白朗宁先生？”

白朗宁点头一笑。

“你知不知道那部车子上坐的是谁？”

白朗宁点头一笑。

“今天早上，车上那位先生准备了一点黑海的鱼子酱和鲑鱼，还有用专机从扬州飞过来的干丝肴肉熏鱼，当然还有一点香槟白兰地和女儿红。”这个脸带刀疤的大汉对白朗宁说：“他想请你去喝杯早酒。”

这一次白朗宁不点头，也不笑了。

他在叹气，摇着头叹气。他说：“天下大概再也没有比俄国鱼子酱配扬州干丝更绝的美味了，只可惜我今天没有这

种口福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今天我另外有个小小的约会。”白朗宁说：“除非你们能替我推掉这个约会，否则我恐怕只有让你们的大老板失望了。”

恶汉们的眼中有了凶光，有了杀机。

“今天约你的人是谁？”

白朗宁又笑了，只轻轻说了三个字：

“侯先生。”

“侯先生？”脸带刀疤的大汉愣了一下：“哪个侯先生？”

“你说呢？”

“是他？”

“除了他，还有谁呢？”

恶汉们眼中的杀机忽然变成了惊惶和恐惧，每个人都下意识地回头去看中间那部车。

中间那部车子的引擎已发动。

三部车的引擎都已发动。

就在这瞬间，这十条凶神般的大汉，忽然又奇迹般的消失，走得甚至比来时还快。

二

他们为什么如此惧怕？

那个侯先生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？

白朗宁

距离天星码头不远的一条僻静的横街上，有一幢式样古老的棕色大楼。

从表面看上去，这幢大楼与一般办公大楼并没有什么两样，既没有荷枪警卫，也没有唬人的招牌，但却绝少有人愿意在这里走动。

因为谁都知道，这幢大楼就是黑道闻名丧胆，连警方也对它头痛三分的“天星小组”的总部。

白朗宁当然也不喜欢在这里进出，但今天他却非来不可，因为约他的那位侯先生，就是这个小组的负责人。

当他走进电梯，还没有按动门钮，梯门已自动打开，他走上电梯，抬手刚想按动字键，电梯已自动地升了上去。

白朗宁只好将手臂放下来。在这种地方，碰上任何怪事，对他说来都已不足为奇。

他活动了一下脸部生硬的肌肉，强挤出个笑脸。

他是个很讲究体面的人，在任何情况下，他都不愿意失态，尤其在一个美丽的女人面前。

果然，电梯门一打开，美丽的秘书小姐已含笑向他招呼：“白朗宁先生，您真准时。”

“你也越来越漂亮了。”白朗宁笑眯眯的走上去，双手习惯性的撑在桌沿上。

秘书小姐笑了，笑得很开心。

她曾经接待过不少宾客，看的大都是面色铁青、局促不安的脸孔，从来没有人象白朗宁这么神色自若，居然还有心情赞美她一句。

她不得不打心眼里佩服他。

她笑着站起来，绕过白朗宁身边，姿态优美地朝里间房门走去。

白朗宁跟在她身后，仔细地打量着她的身段，喃喃自语说：“三十五、二十二、三十五。”

秘书小姐推开房门，身子让到一边，细声说：“错了，三十六、二十二、三十五。”

白朗宁轻轻吹了声口哨，朝惊人的尺码上扫了一眼，依依不舍地走了进去。

二

首先映入白朗宁眼里的，是张宽大的写字台。

可能是写字台太大的缘故，鬓发灰白的侯先生坐在那里，显得特别矮小。

可是白朗宁却知道，侯先生的身材虽然并不高大，却从没有人敢小看他。

侯先生头也没抬，只用烟斗指了指对面的椅子。

白朗宁一坐下，很自然地便把大腿翘了起来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他又忽然把那只高翘的大腿匆匆放下。

过了好久，侯先生才抬起头，说：“白朗宁，你最近混得还不错吧？”

“托您的福，还算过得去。”白朗宁小小心心地回答。

侯先生笑了笑，站起来绕过宽大的写字台，站在白朗宁面前，仔仔细细地打量着他，从他那双乌黑雪亮的意大利漆皮鞋看起，一直看到他那双略显不安的眼睛。

“看你这身行头，起码也得三五万港币吧？”侯先生边说边摇着头。

白朗宁急忙将左手往上缩了缩，唯恐被他发现那只价值六万多元的伯爵钻表。

“可是你看，”侯先生不断用烟斗指点着手上的一张资料：“这是警署刚刚送来的你的最新档案，上面的职业竟是小工，你说好笑不好笑？”

白朗宁的确觉得有点好笑，但却没敢笑出来。

“姓名不详，年龄不详，籍贯不详。”侯先生唉声叹气说：“这算什么资料？警署那群搞档案的家伙们究竟在搞什么鬼？”

白朗宁好像有点不安似的挪动了一下身子。

“这上面的大学学历总不会假吧？”侯先生尽量把声音放轻：“能不能告诉我是那间大学？”

白朗宁嘴巴闭得像一条缝，看也不敢看他一眼。

侯先生也不勉强他，叭叭的抽了几口烟，来回踱着步子说：“那么你的柔道三段，空手道三段，合气道四段，也是真的了？”

白朗宁想了想，终于点了点头。

“以这十段来推断，你的出身必定是日本，可是我在日本的朋友也不少，连他们居然也查不出你的底细，这倒是件奇怪的事。”

白朗宁干咳了两声，好像要说什么，结果却又把嘴巴紧紧闭上。

侯先生突然停下来，指着白朗宁说：“可是我敢断言，你必是出身日本黑社会的某个帮派。”

“何以见得？”白朗宁忍不住问了一句。

侯先生笑笑说：“因为在日本那种环境里，除了黑社会之外，恐怕连警方也不可能调教出你这种出神入化的枪法。”

“您太抬举我了，象我这种枪法，那里当得起出神入化四个字。”

“你也不必谦虚，据我所知，太平山下四把枪里，绝对没有一个浪得虚名的人。”

白朗宁愣住了，他从未想到象侯先生这种人物，也会对他们四个人如此推崇。

侯先生瞧了他那副神态，不禁有点得意地说：“怎么样？这次总算被我猜对了吧？”

白朗宁只笑了笑，既没有承认，也没有否认。

侯先生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，说：“其实你的过去已不重要，我所担心的只是你的将来。象你这种人，出路窄得很，算来算去，最多你也只有两条路可走。”

“哪两条？”

“第一条，你早晚必被黑社会吸收，以你的身子，当然不准名震黑道，但最后的下场，不是死于非命，便是赤柱监狱。”

“这一点您尽管放心，如果我要走那条路，早几年就已经进去了，何必等到今天？”

“第二条，”侯先生尽量把声音放软：“还有一句老话，趁现在还没有案底，快到警界来吧，生活既安定，又有前途，何苦在外面鬼混？”

“多谢您的好意，容我再考虑考虑。”

“唉，”侯先生长叹一声，说：“随你鬼混去吧。”

说完，回到座位上，随手又把那张资料抓在手里。

他只扫了一眼，就已大摇其头地说：“你看看你平日交往的这些人，尽是什么新加坡大舞厅的红舞女白丽娜，丽都夜总会的名歌星海萍，飞达酒馆的老板娘依露，还有什么警署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嘴巴张得蛮大，声音都没有了。

白朗宁静静地坐在一旁，一句话都不敢说

“不象话，太不象话了，你怎么把警署一级女警佐张佩

玉也弄上手了？”

白朗宁急忙说：“您别误会，我跟她的交情淡得很，只不过是跳跳舞，拍拍拖而已。”

“跳舞拍拖还不够？难道非得上床不可吗？”

白朗宁再也不敢讲话，唯恐言多有失。

侯先生在那张资料卡上看了又看，好象终于看到他要找的东西。

“持有武器，比利时造九公厘口径白朗宁手枪一支。”说着，把手掌一摊：“拿出来。”

白朗宁从肋下抽出自己的注册商标，轻轻放在侯先生的写字台上。

侯先生的手依然摊在桌上。

白朗宁想也不必想，乖乖取出枪照，神色极不自然地递了上去。

侯先生看了看那张枪照，挥手说：“枪留下，你人可以回去了。”

白朗宁最怕的就是警方扣他的枪，闻言不禁愁眉苦脸地说：“侯先生，能不能通融一次？”

侯先生冷冷地说：“恐怕不行。”

白朗宁再也坐不住了，急忙站起来，说：“其实我的延期申请表早已呈递上去，说不定一两天就下来了。”

“恐怕没那么容易。”侯先生一面说着，一面从抽屉里取出一张蓝色纸卡：“你所递上去的是不是这一张？”

白朗宁看了看那张纸卡，又看了看侯先生，一脸莫名其妙的表情。

侯先生又叭叭猛抽了几口，得意地吐着烟圈说：“有件事情，如果我不说出来，只怕你永远不会明白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三年之前，警方就已决定减少自用枪枝，所以申请自用枪照一天比一天困难，而你们每次申请延期，总是很快的就获准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”

他没等白朗宁答话，就接着说道：“那是因为有我从中间帮忙。如果没有我帮忙，太平山那里还有什么四把枪，只怕连人都早已被驱逐出境了。”

“您一向对我都很关照，我心里明白得很。”

“明白有什么用？你总得想办法还报我一次。”

现在，白朗宁终于搞懂了侯先生约他来的目的，他知道推也推不掉了，索性大大方方地说：“除了第二条之外，您尽管吩咐。只要我做得到，我一定全力以赴。”

“好，好。”说着，他又打开万宝囊般的抽屉，取出一张早已写好的介绍卡片：“这上面是冯朝熙的地址，你不妨去找他谈谈。”

“你说的是冯大律师？”

“不错。”

“可是我并不懂得法律。”

“他要的是探员，一个脑筋灵光枪法快的探员，我认为你最适当不过了。”

白朗宁沉默了，看看那张卡片，又看看那支心爱的枪，一时难作决定。

“白朗宁，别以为我在利用你，想想看，黑道你不愿走，警界对你太拘束，你想还有比大律师事务所这个差事更适合你的吗？”

白朗宁的心有些活动了。

侯先生离开座位，走到白朗宁身旁，拍着他的肩膀说：“白朗宁，你年纪已经不小，该拿出本领创造自己的前程了，不要辜负自己的聪明才智，更不要辜负了你那大好的身手啊。”

白朗宁终于慢慢地将介绍卡片装进衣袋，伸出食指，插进横躺在写字台上的手枪机环里，手指轻轻晃动几下，那支枪也跟着旋转起来，手枪往上提，枪身也随着往上转，轻飘飘的转进枪套里。

神态，手法，一点都不象个枪手，倒象个正在台上表演的魔术大师。

侯先生不禁由衷地赞叹着说：“白朗宁这三个字，再切合你不过了。”

白朗宁微微一笑，转身走了出去，临出门还没有忘记在那惊人的尺码上溜了一眼。

神枪·女人·酒

—

已经深夜一点多了，往常像“飞达”这类不以女色为号召的酒馆，早到了打烊时候，可是今天却依然非常热闹。

老板娘依露，里里外外忙了一阵，抽空跑进酒台，亲自倒了一杯酒，递到白朗宁手里……愁眉苦脸说：“白朗宁！你在外面又惹了什么祸？”

“没有哇。”白朗宁举杯一饮而尽，满不在乎地回答。

“没有？”依露又给他添了一杯，把眼睛一瞪，说：“赶快从实招来，免得酒瓶照顾到你头上去！”

白朗宁笑了。

这几年来，依露一直把他当成兄弟一般，照顾得无微不至，绝少摆过脸色，今天居然要用酒碗对付他，倒是新鲜得很。

“什么事这么严重？”白朗宁笑着问。

“嘿，你倒蛮轻松，我这间酒馆今天却变成了聚英楼，港九名点子几乎都到了，一进门没别的，开口就是白朗宁在吗？白朗宁来过么？白朗宁到哪里去啦？嘿，我又不是白朗宁的妈妈，怎会知道这么多？”

白朗宁端起酒杯慢慢喝着，眯着眼睛瞧依露俏丽中略带娇倦的脸蛋，摇头说：

“依露，你越来越漂亮了，别说做妈妈，恐怕做姐姐都嫌太年轻哩。”

依露被他逗得脸蛋一红，忸怩了一下，忽然又皱起眉头，问：“白朗宁，究竟出了什么事？”

“放心，真的没事。”白朗宁拍拍她的肩膀，安慰着她，“一面接问：“哪些人来找过我？””

依露从酒台抽屉取出一张名单，在白朗宁面前一拍，说：“自己拿去看吧。”

白朗宁拿起一瞧，不禁问：“这些人都来找我干吗？”

“谁知道，”依露冷哼一声，说：“看上去每个人都鬼祟祟的，一定没好事。”

白朗宁自我嘲笑地说：

“警方第一高手萧朋，九龙王孙老大孙禹，七海龙王解大勇，中环土皇帝丁景泰，再加上差点把我绑架走的北角龙头杨文达，嘿，我白朗宁的面子可真不小。”

“什么？”依露脸色变了变：“杨文达竟想绑架你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他说他想请我去喝杯早酒，你相信吗？”

“我当然不信。”依露居然冷哼了一声：“那家伙是个出了名的阴险人物，你可得多加小心啊。”

“所以我一直在想，他究竟想约我去干什么。”

“想出来了吗？”

“有点眉目了。”

“快说，究竟是为什么？”

“我想那老小子八成是看上了你，想托我替他作媒。”说完，自己也忍不住笑起来。

依露这才发觉白朗宁是在跟她开玩笑，忍不住在他手臂上狠狠扭了一把。就在这时，乱哄哄的酒馆忽然静了下来，散座上的酒客几乎站起了一大半。

依露脸色又变了，伸手推了白朗宁一下。

白朗宁头也没回，准知道一定是丁景泰去而复返，因为换个人在这段地头上绝对没这么大声势。

果然，一阵熟悉的敞笑声从背后传过来。

“白朗宁，我们又碰上了。”

白朗宁勉强地笑了笑，心说：明明专程找寻自己，却偏说碰上，这家伙就是死要面子。

丁景泰走上来，笑哈哈地在白朗宁肩上拍了拍，朝一旁高脚凳上一坐，回身大声对散座上站着的人说：“各位该喝得差不多了，可以回去啦，酒帐全算我的！”

一二十名大汉纷纷称谢，一个个走了出去，转眼酒馆已空下了一大半。